冬至：雪落千山 梅送春讯

编者按：

大雪后十五日，为冬至。此时节，岁暮天寒，不惹尘埃的未央花，洗尽许多烟火气，大雪属于童年、属于童话、也属于故园，让我们穿过暗香浮动的冬天，去感受、去回望、去聆听春天的讯息……

雪送梅花讯

王仁菊

我总能于纷纷落雪中嗅到梅花讯息，暗香悠悠，春息淡淡，挥之不去。在每一个琼花起舞的寒冬，也在一张老旧的卡片里。

卡片早已泛黄褪色，蜡笔手绘只剩朦胧印迹，唯一行钢笔小楷“雪送梅花讯”娟秀如昔。淡去的蜡笔画，是漫天的六出飞花间，一枝妍红的梅，单枝，数朵，腋生，复瓣，俏然斜立。卡片早在数年的迁居中悄然遗失，画面中的“梅花讯”连同赠卡的女子却恒久留驻心底，伴我走过许多风雪寒冬。

那一年我十岁，在大山深处的乡村小学读二年级。她高中毕业来学校做了民办教师，带两个复式班的课，教语文，教数学，教体育，也教音乐美术。二年级同四年级一起上课，课堂时间一分为二，一个班上课，另一个班自习，如此周而复始。我因瞟学了一些四年级知识，颇得她偏爱，在衣着褴褛被同学嘲笑，在父亲拒绝交纳学杂费面临辍学，在无心碰撞了校长儿子被彪悍的校长夫人堵在操场时，她总是及时出现将我护在身侧。这样的时候，她常同我说：“人瘦春衫寒，你要快点壮实起来。”我似懂非懂，只隐隐感到莫名温暖。就如后来，她去了遥远的北方城市不复相见，我仍能于风雪中感知她留下的“梅花讯”般。如今想来，她那时也不过一个高中生罢了，这份师心或竟是天成吧？

她授课极是有趣。教我们识别窗外的新蝉寒蝉之音，观察田里水稻稗草之异同，分辨山野春桃红梅之花容，然后写成句子或作文。带我们折了河边苇秆做算术小棒，收集各样叶子做成书签，还喜欢折了桃花、栀子、腊梅用搪瓷缸子养在教室里，有时还挑上几朵别在自己和女生的发辫上。若落了雪，雪后初霁，操场便成了游乐场。放学后，她带我们在操场上清扫落雪，合力堆起一个大大的雪人，寻了稻草做成衣裙，火棘粘成朱唇，苞谷壳绺出卷发，谓之玉美人。若逢操场墙外腊梅盛开，便折了细枝杈作花簪，那雪人亭亭玉立于冬阳余晖里，恍若肌雪生香。

同学们都很喜欢她，我对她更是格外依恋，常折了山野花偷偷放到她的宿舍里。我喜欢她身上那股淡淡的花香，香气同她明媚的笑颜都令我分外心安。

她离开学校的那个寒假，天特别冷！整个冬天好像都在下雪。放假当日，发过成绩单，她笑盈盈地说，她要去未婚夫部队所在的北方城市工作了，嘱咐我们好好学习，然后给大家分发小礼物。许多同学抽噎起来，用衣袖抹着鼻涕的样子十分难看！我扭头看着窗外漫天飞雪默然不语。她把卡片放到我手中，摸摸我的头，指着操场外那一大片腊梅花，温声说：“雪送梅花讯，那是春天的口信呢！”我固执地拧着脖子不理她，不想听她说话，也不想看她行将远去的背影。

这张卡片自此一直夹在我的课本里，真正读懂却是在另一个漫长的雪夜。

自打入学，几乎每一学期我都面临辍学可能，全凭倔强性子和任课老师庇护没有失学。三年级后，我被亲戚家领养，转学到了乡中心小学。学校离家四五里地，放学时间总有干不完的活计，打猪草、揽叶子、洗碗洒扫、砸碳烧炉子，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地里活，鲜有时间用于学习。每日匆匆忙忙，常困乏得睡不醒，有时活计做得也不尽如人意，不免受罚。有一年雪天，水实在太冷了，我去河边洗东西偷了懒，被罚不许进屋，整宿坐在檐下的门墩上。雪时大时小，风从脖子钻进棉衣，凛冽刺骨。枯坐至夜深混沌睡去，恍惚走入一片茫茫雪地，四野亮白一色，她站在一树嫣红轻透的梅花下冲我招手，仰头说：“看，轻雪压梅，朵朵都是春天的信使呢！”我迷迷糊糊醒来，月色下的村庄万籁俱寂，莹白如玉，冷香习习。一时只觉天地大美，隐隐就嗅到了“梅花讯”，出尘生香，端妍含春。搓搓早已麻木得没了知觉的手脚，起身蹲在院前雪地，捧了积雪使劲揉搓手脸，直至周身都暖和起来。

后来，读余光中先生的《绝色》，中有“若逢新雪初霁，满月当空，下面平铺着皓影，上面流转着亮银，而你带笑地向我步来，月色与雪色之间，你是第三种绝色。”十分倾心！每逢落雪诵读，总会想起那“玉美人”，想起那个雪夜，想起她，遥寄清客传讯：天寒露重，望君珍重！

那屋，那人，那冬天

兰庭的兰

两河口的住所是一溜四间的泥瓦房，我在那里度过了我的少年时光。门前压平几米宽、二十几米长的场坝为庭院，一排泡桐树高高大大，树下用竹子做了圆形栅栏，四时有花。庭院右侧小山岗唤作“财神庙”，然而并无庙宇，也无财神供奉，只有一株高大粗壮的枫杨树终日挺立。可惜物资稀缺，竟也从未见它有过半尺红绫披挂。庭院无院墙，无门扉，除开靠着财神庙的那一侧，其余各方通达。庭院面向一片稻田，下几步台阶，过宽阔田埂，再下几步台阶，可到河边汲水、浣洗。河边泥沙地宜种花生、蔬菜，四季无闲。

这是父亲一生中唯一的建筑设计作品，处处彰显出他在有限的财力下，对理想住宅的向往，对物尽其用的具象表达。从东边起依次是：父母亲的卧室兼客厅（母亲把雪白的纱布染成靛蓝色做了帘子，将屋一分为二）、诊室药房兼我的卧室、兄长卧室兼客房、厨房兼餐厅。这一溜四间房之间并无门可以互通，父亲的本意是，这样大家可以不被彼此打扰，却不料它们各自独立却又互相干扰。早起的母亲会用力敲门，高声大嗓急呼“有急症，快起床，快开门”！于是如同连锁反应，各间房门次第打开，人声四起，炊烟升腾，捣筒叮咚，一个又一个日子如是展开。

这住所既是母亲的工作场所，也是那时我们一家栖身的家园。父亲青年时代离开故土而四处从事教职，至此终有一处可供稍作建设的地点，因而也倾注了不少心血。寒暑假带领我们割杂草，捡石头，砌石坎，终于在河边平整了几块不大的土地。四时菜蔬，种子均由父亲从老家专事蔬菜种植的人家购买，故而我家不论何种蔬菜，都要比当地人家的更为登样好吃，久而久之，我家菜地仿佛又成了蔬菜繁育基地，不论南瓜、苦瓜还是番茄、辣椒，总要留下足够的种子以馈乡邻。而得赠种子者，又不时以新结下的菜蔬回馈。你来我往，循环往复，乡村人情，就这样淡而不断。

母亲在那里行医。旧时乡间，哪有检查疾病的手段！所有的底气，来自她刻苦的钻研，医典药书，汤头歌诀，望闻问切，与日日实践中的循证、积累；来自外祖父这个“门内师”的指点；来自她的聪颖悟性。她既大胆又谨慎，开方、抓药、打针，一人完成，几无失误。时过境迁，几十年后我在医疗机构工作，凡专技人员必持证上岗，护士不可开方，医生不可打针。再遥想当年，内心感慨万千。母亲还曾多次容留远路的肺结核病人在家中就餐，言谈举止表情达意，从无半点嫌弃之色。只是在人走远后，她会立刻在院边一块石头上摔碎所涉盘碗，又从炉中铲出火红的灶灰倾覆其上。

漫长的冬天来了，我们用木炭取暖。烧炭、卖炭，也是那时乡间的一项营生。成器的木材烧出的木炭我们地方叫“钢炭”。有清晰的纹理，不易折断破碎，用铁的火钳敲打真的会发出钢材一样“邦邦邦”的声音，如果木材足够坚硬，烧出的木炭敲打时甚至能听到颤颤的回声。这种木炭硬度大，耐烧，但不易燃，因此需要另外一种用杂木烧制的“伏炭”来引燃它，父亲说这叫各尽其才，各尽其用。而“伏炭”则大多并不需要特别烧制，只需在灶后备下一个带盖的泥巴坛罐，将那些做饭时炉灶中产生的杂木火炭夹入其中，盖上盖子令其熄灭，上好的“引火炭”如此既成，日后只需用草或纸张即可点燃。屋中木制的四方形火盆架上，坐着一盆燃得红彤彤的木炭火，温暖了一个又一个严寒的冬天。很多年后读到“寂寞深村夜，残雁雪中闻”，就会想起那时冬夜。

我读初中时离家二十五里。曲曲折折的马路，不通车。学校通了电，但只供路灯，也就不用修晚自习。有一个冬天，大雪节气后的某天傍晚，气温一点点下降，雪花一片片从空中飘落，一种“饥寒交迫”的感觉忽然袭来，便约了几位同样“饥寒交迫”的同学陪我回家。傍晚动身，从学校出发，过小桥上马路，顶风冒雪，又过姜家墩到道班，路边河水汩汩流淌，眼前马路雪白无人迹，真的是“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的境地。我们少年的内心热气腾腾，说了什么，唱了什么，如今都不记得，只是记得走到离家不远的高家湾时，天空忽然打开，月亮高悬，冰清玉洁，心中像突然被什么敲打了一下。后来听《贵妃醉酒》，听到梅先生逶迤绮丽地唱出“海岛冰轮初转腾……那冰轮离海岛，乾坤分外明”时，我眼前闪现的就是那一晚天地清冷美丽的样子。当我们呵着热气，搓着双手，跺着双脚站在家门前，却并没有看到屋中“家人闲坐，灯火可亲”的场景，父母不知去了哪里，一溜房子四位铁将军把门。我们的热情并未消减。厨房的窗户只是用了塑料布蒙着遮挡风雨，一捅就破，我们当中身板最小的一位“破窗而入”，打开窗栓，其余人等进屋就再无半点难度。我们点亮油灯，燃起灶火，在厨房就地取材，煮了香喷喷的大米饭，炒了油润润的大白菜……。吃饱烤暖，我们又自窗而出，重又走入那雪夜。次日课堂，老师讲了什么都是恍惚一片，以为自己昨夜做了长长的美梦。

时间不驻，今又冬天。友人问，大雪、小雪，宜读？宜写？如同收到“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的浪漫邀约，诚觉冬雪天只要不致灾害，无论做什么都是好的，都是恰当的。一时间回忆漫涌，那屋，那人，那样的冬天，虽桩桩件件慢慢离散在时空长河，早已物人两非，但那也是我来时的路。

大雪记忆

余德权

“大雪，十一月节，至此而雪盛也。”随着年岁的增长，山里冬日的雪却下得越来越敷衍了。于是，记忆中的大雪，便越来越洁白越来越厚实。

少年时，一到大雪时节，内心便会充满期待。期待一场不期而遇的大雪，在我漆黑的睡梦中纷纷扬扬从天而降。翌日不待天明，室内便恍如白昼。急匆匆披衣下床，用手指捅破窗户纸，用一只眼向外窥去，便可见山河一统、天地一白，好一个银装素裹的琉璃世界！于是，原本忙忙碌碌的生活也被大雪封冻了：学可以不上；柴可以不捡；牛羊可以不放。大人小孩全都闲下来，围着火炉挤在一起烤火聊家常。当然，我们小孩子总是不安宁的，一会儿去水桶里捞一块大冰盘，一会儿去房檐下敲几根冰溜子，一会儿去雪地里踩几个歪歪斜斜的小脚丫堆几个红鼻子绿围巾的小雪人……

当然，雪天最好玩的莫过于捕鸟了：先在场院里扫出一块空地来，撒上一把包谷糁，再用长绳系住一截短棍，支起一面竹筛，便可以蹲在门缝后，等鸟儿自投罗网了。那时，我家门前是一片竹林，冬底总有成群的红绿鸟儿在林子里上下跳跃穿梭，勾引得我家猫儿也终日在林子里左右奔波。可鸟儿们是“空姐”，猫儿是“陆地巡洋舰”，总是望眼欲穿垂涎三尺却始终一无所获，徒劳筋骨悻悻然灰溜溜回家深以为恨。大雪遮盖了整个世界，让鸟儿觅食无着，这便是捕鸟的天赐良机。我在忙乎，黄猫也在一旁虎视眈眈跃跃欲试。往往不等竹筛落下，它便似离弦之箭一般飞奔前去，吓得鸟儿扑棱翅膀晕头乱撞。那鸟儿真是漂亮——一身黄绿色的羽毛，圆圆的脑袋，黑黑的眼睛，尖尖的红嘴巴，细细的粉爪儿。后来我才知道，它们叫棕脸鹀莺，是典型的林鸟，尤其喜欢在竹林中活动，以小型昆虫为食，是林中控制虫害的主力鸟类之一。

当然，大雪天也并不是全然无事。烧水、做饭、喂猪、喂牛，只要是家里张口的，少一顿吃喝都不行。除开这些，冬季里家家户户还有一项必不可少的活儿——剥桐子。桐子是油桐树的果实，每年八九月份成熟，压榨出的桐油是重要的工业用油，广泛用于制漆、塑料、电器、橡胶、皮革、油墨等制造业，经济价值很高，是山里农家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我们秋季请人把山里桐子打回来，堆在一起，冬季农闲桐子壳正枯烂时，一家老小齐上阵，围着火炉不分白天黑夜剥桐子。剥桐子有专门的工具——桐子钩，一种木柄的“7”字形小铁器。家长给我们有任务，每天不剥完不准睡觉。于是我们姊妹几个常常开展比赛，用升斗量了桐子来，看谁先剥完。天长日久，就都练成了摸黑剥桐子的技能：黑夜里不点灯，身不动手不闲，左手从跨篮里拿出桐子来，右手用桐子钩从桐子屁股扎进去，一掰，桐子便分成两半，再用钩钩把桐籽一颗颗掏出来，一松手丢进脚边的箩筐里。剥下的桐子壳都扔进火堆里，除了烤火，烧成的灰还能用来煮魔芋，还可以上地做肥料。 在农村，没用的东西很少，人们总会让它们发挥最大价值。

后来上学，读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读柳宗元“独钓寒江雪”，读白居易“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读张岱“是日更定，拏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读郑板桥“大雪满天地，胡为仗剑游？”等句，两相对比才明白，普通老百姓终日忙于生计，原是无心赏雪也无暇孤独的。唯有杜荀鹤那句“深山大雪懒开门”恰当，于是便只得遵他的嘱咐，“昼短野长须强学，学成贫亦胜他贫”了。

三十年前在村小教书，学生星散于学校四周山里。冬底大雪后，一日下午我们几个年轻教师结伴翻山去家访。走得远了，夜里便在一个学生家留宿。谁知夜里便降了雪来，天明推门四顾，山树一统雪厚尺余，不辨田地道路。虽然家长一再挽留，但念及学生，我们几个还是用草绳缠了鞋底，踏着积雪返程。初上山时，还能勉强辨认出一条模模糊糊的路径来。等到进入林中，便全然没有了路，一行人只凭感觉穿行于空地中，大概把握个方向罢了。我们手脚并用上得山顶，风雪呼呼打脸，膝盖以下衣裤全然湿透。所好上山出力流汗，倒也不觉十分寒冷。下山却很困难，鞋上的防滑草绳早已脱落无踪，一不留神便会趔趄滑倒。没奈何，我们便不再寻路去走，索性一屁股坐进雪地里，沿农户的放柴道，一路大呼小叫向山下溜去。奇怪的是，一行人竟然没有受伤，全部安然到了山下学校。如今回想起来，仍存几份刺激，几份侥幸，和几份后怕了。

往事已矣。

1081年12月某日夜雪后清晨，贬居黄州的东坡拉开窗帘，见大雪几与屋檐齐平。因念及友人鄂州太守朱寿昌，遂作《江城子·大雪》一首寄之：

黄昏犹是雨纤纤。晓开帘，欲平檐。江阔天低、无处认青帘。孤坐冻吟谁伴我？揩病目，撚衰髯。

使君留客醉厌厌。水晶盐，为谁甜？手把梅花、东望忆陶潜。雪似故人人似雪，虽可爱，有人嫌。

晚雨朝雪、天寒地冻、江阔天低，贬谪之人病中倍觉孤独寂寞。上阙寥寥几句，尽显“孤坐”之难、“谁伴”之寂，“病目”之困、“衰髯”之态。故，虽“雪似故人”“人似雪”，却又怕自己造门不得，“有人嫌”。原来，潇洒旷达如东坡者，也只是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地过冬。

忆记年少落雪时

黄开林

我出生的地方叫草鞋垭，老屋靠着山根，河对面叫月亮坝，小河如蛇而行，开门见山，出门就是一块很大的盆地。每逢下雪的时候，像是娘在箩面，纷纷扬扬，飘飘洒洒，浩浩荡荡，似乎不是落在“盆”里，而是一层层叠垒在大簸箩里。又像一双无形的大手，在弹一床没有边沿的厚棉絮，盖在大地之上。天外之物，神秘降落，自带高远气象，故土家园有了深层表达，丰富而壮观。

这时再看各家房顶冒出的炊烟，或浓或淡，或粗或细，像乳白色的冰激凌，又像是水墨画中的一笔。只有我们能准确断定，哪家是火炉冒出，哪家是灶间流溢。没有谁想到要堆雪人、打雪仗，亮得晃眼的寒光，寒光也是光，牵引着立马要外出活动。别人踩踏过的地方，杂乱无章，体无完肤，太瓷实反而容易摔跤，我们不想重复。没人光顾之处，感觉大不一样，天作之合，松软无尘，此时的脚步声有些特别，不仅环绕立体，而且响亮悦耳。回头看，目空一切，天地大美，比一张大白纸还要纯洁，自己的留下两行省略号，既有成就感，又有体验感，套用一句话：除了自己的脚印，什么也未留下。

远处的山上下来一个人，扛着一小捆柴，吃力地彳亍独行，像毛笔滴落的一滴墨。雪地里视野开阔，好认人，一眼就认出是坎上莲花台的罗戴兴，卜家的上门女婿。葛藤做裤带，腰间挎柴刀，上衣口袋总不忘插两支钢笔。不识字，也不会写字，还是固执着要显摆，别人当笑话，他把自己当文化人、当干部。

屋檐瓦片结出的冰凌吊坠，各呈其姿，晨光下晶莹剔透、熠熠生辉。很想折一根把玩，人矮够不着。左右环视，在猪圈旁找到老长一柄，内心那种喜悦无法形容，真像握着了剑戟，可以一剑封喉、仗剑天涯，握过这般模样的冷兵器，自此之后也许心就能存半分剑气。剑为谁所铸？不是寒冷季节就是这场大雪！不一会儿，那“剑”越来越细，越来越短，最后只剩下剑柄，赶紧放入口中过一下嘴瘾，要不然真成了过眼烟云，什么也没有了。这时的小手已经发热，红成了萝卜，人家是掌心化雪，我是手心化剑。

20世纪的60年代，一个大雪天，比我只大几岁的小舅，带我来到芳流上游的枣树坪，也就是我外公住的地方。住所不仅简陋，而且原始，只用一些柴棒树枝绑扎当作墙壁，上覆茅草，除了靠岩的一面，三面都透着凉风。有一个词叫“风花雪月”，指自然界中最美好、最优美的景象。眼前除了花月，最不缺的就是风雪，但我还是感到周身寒彻。外公好一阵咳嗽，然后吩咐：“快些弄点硬柴回来，让大外孙烤个大火！”

“我也去！”说着就同小舅上了山，一尺多厚的雪，脚拔起来一个坑，踩下去连个泡都不冒。有柴的地方在崖壁下面，得学螃蟹横着走。攀岩上树，对于农村孩子来说，司空见惯，并不为奇，用不着害怕。天上不掉馅饼，却能掉雪花，小舅一弯刀下去，树身一摇，一坨雪掉进衣领里，冰得我一激灵。又一坨落入口中，不吃白不吃，吃了却无味。冷冰冰的，一点味道也没有，难怪孙悟空要大闹天宫，天庭没有人间烟火，咋可能有啥好吃的。一山分阴阳，阳面的平坦，柴早已砍光，陡峭的阴面是邻村的柴机，界址相连，怕人家误会是偷。误做一回贼，心也是虚的。怕什么来什么，寂静的雪野，砍柴的声音满山回响，大得惊人，心里难免怦怦直跳。小舅安慰我：别怕，这里是山的尽头，人户稀疏，就是有人听到声音赶来，我们早把柴弄回家了。

山里人厚道，邻里之间胜过亲人，借物是常事，拿走一些也不为怪。我们扛着一根根木柴，艰难地翻山越坡，放下来捆成一把，小舅特地扎成扁形，叫我坐上去，两手抓着柴捆，他在前面倒退着奋力拉拽，柴和我都坐着滑滑梯，硬生生拉出一道雪槽。有点像东北的爬犁，犁出苦中之乐，犁出别样的雪泥鸿爪。下坡，也叫送脚路，柴多不用扛，厚厚的雪地里，拖着溜得飞快，不亚于坐了过山车，乐呵呵仿佛进了儿童乐园。这是饥寒交迫的一天，也是最快乐的一天。

故园的雪属于童年，也属于童话。那一年，我11岁。